

上一次我們將經題介紹出來了。同修當中許多都是老同修，因此我們這一次講《楞嚴》把一般講經的規矩就省掉，玄義我們就沒講，翻譯的人簡單的介紹一下，我們就可以入經文。

這部經翻來的時候也比較特別。諸位曉得，我們中國古代到印度去留學的人數不能說不多，年代不能說不久，可以說一切的經論我們中國的留學生都涉獵到，唯有這部《楞嚴經》沒有人見到過。有聽說這個名字，沒有看到這部經，連玄奘大師在印度十六、七年都沒有看到過這部經，所以後來有人說《楞嚴》是偽造的，起了這種疑惑。實在講絕不是偽造的，為什麼？這部經在西藏藏文經典裡面有。諸位要曉得，藏文的經典是從梵文直接翻譯過去，不是從漢文翻譯過去。其原因是印度人吝嗇，別的經可以讓外國人學，這部經是國寶，國家是高度的保密，不讓外國人學。印度人吝法，所以印度的佛法滅掉了。雖然吝法，在當時般刺密帝法師真正發了慈悲心，他知道中國人的根性是大乘根性，有資格接受這個法門，所以就把它偷到中國來了。偷來相當不簡單，偷了好幾次才成功。前面幾次偷渡的時候被關口（像現在海關一樣）搜查搜出來，當然他是個出家人，又是位很有道行的高僧，雖然是帶了違禁品，國家查到之後當然也不至於判什麼樣的重罪，就把他扣留，不准他出國。最後他沒辦法，把這部經寫成小字，真是花了功夫，把自己膀臂割開，經藏在裡面，再用針把它縫起來，等到傷口好了，這一次發心到中國來，海關一檢查檢查不到，藏在膀臂裡面，這個方法偷出來的。他是從海路到中國，從廣州登陸。到了廣州，他就告訴當時那邊的法師們，他帶《楞嚴經》來了。《楞嚴經》沒到中國來，名氣很

大，中國人曉得《楞嚴經》。《楞嚴經》到了中國大家歡喜，這是印度的國寶流傳到中國，在哪裡？又沒有看到法師帶東西來。於是再把胳膊剖開，經卷取出來，不簡單。般刺密帝法師這一段的歷史，諸位可以讀一讀《楞嚴經》的一些註解，凡是《楞嚴經》註解都有，所以在此地我不必一句一句的來給諸位細講，只說說法師的這種精神、這種願力。

那個時候正好碰到房融，房融是房琯的父親，做過武則天的宰相，父子兩代的宰相，他的兒子也做宰相。他不曉得怎麼得罪了皇帝，把他貶職貶到廣州做地方官，降級，派到廣州做地方官。他就適逢其會，他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一聽到有這個事情，立刻在廣州制止寺招待般刺密帝法師。經卷取出來，當時不知道用什麼藥水把血洗乾淨，就在廣州從事翻譯。這位法師初來中國不懂中國文，翻經是用他來譯，實際上不是他翻譯的，因為他把這部經送到中國來太不容易，紀念他這種恩德，所以說他是經的主譯人，等於他是一位榮譽的主譯人。實際上翻譯的是彌伽釋迦，這個人早就在我們中國弘法利生，他懂得中國文，也懂得梵文，請他來主持翻譯。

經一譯成，法師立刻就回去，為什麼要趕著回去？印度那個地方知道多少年來所珍藏的國寶流出去，這一下海關的人員要治罪，「你們為什麼沒有搜查出來，沒有盡到責任？」要受國家法律的處分，這種處分非常之重。法師趕緊回到國家去認罪，「與海關的人員沒有關係，我藏在肉裡面，他們怎麼能看得出來？」學佛的人慈悲，去請求國家不要判他們的罪，他們沒有罪過，一切的罪過法師一個人承當，回去認罪。把這個法寶送到中國來，這種苦心說實實在在絕不亞於玄奘大師沿八百流沙到印度去求學。

這部經的翻譯是在神龍元年，公元七〇五年五月二十三開始翻譯，距離現在將近一千二百八十年前，這個時候是唐朝中宗的時候

。記錄是房融記錄，所以這部經文字之美，在中國所譯的佛經堪稱第一，出自於宰相之手。房融雖然在政治上不得意，降了級，在佛法上得意了。諸位想一想，中國歷朝的這些宰相有幾個人留名於後世？房融因為參加翻譯這部經，他的大名就隨著《楞嚴經》流通。凡是讀《楞嚴經》、研究《楞嚴經》的，都要把他的歷史講一遍，真正是難得。他要不從事這個譯場擔任翻譯的工作，他的名字誰曉得？沒有人知道。所以說政治上不幸，佛門上得了大幸。譯人簡單的說過去，不再細講了。

諸位請看經文。因為很久讀不到經文，心裡也是難過，所以我們把玄談省略，今天我們從經文讀起。

【如是我聞。一時佛在室羅筏城。祇桓精舍。】

這幾句就是「六種成就」裡面的一個開端，也是經文序分「通序」的一部分，一切經一開端都用這個字樣，所以叫做通序。通序也叫做「證信序」，意思是教後人展開經卷深信不疑。

凡是佛經，在文字結構上都分做三個大段落，這叫做三分科判，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「序分」，第二大段是「正宗分」，末後一段叫「流通分」。在中國這樣分法最初是晉朝的道安法師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善知識。當初他把一切經用三分分法還有許多人不贊成，到後來印度親光法師的《佛地論》傳到我們中國來之後，《佛地論》裡面的分判跟道安法師分的很相像，於是中國後來這些研學佛法的人都尊崇道安法師的分法。

諸位現在讀的用的這個本子是帶著科判的，是詳細的科判，這個科判是明朝交光法師編的。這個版本是在民國二十幾年的時候，上海有一些大居士們組織一個印經會，就是後來的《普慧大藏經》。這部經沒有印得完，過去講《華嚴》的時候給諸位介紹過，《六祖壇經》也是這個本子。是那個時候重新把它編排，而且把經文跟

科匯進去，科在上面，經文在底下，一目了然，這是費了不少的工夫，也費了不少的心血排成這樣的版本。這對於我們讀《楞嚴》、研究《楞嚴》的人幫助非常之大，可以說《楞嚴》讀本裡面這是最理想的一個版本。過去我們講《楞嚴經》，發起翻印，印了一千本，現在我們剩下來的還不到一百七十本，留在我們這個道場做為道場裡面講經用的經本。等到我們將來經講完了，這個經本可以跟大家結緣，經沒有講完，希望大家這個經本不要帶回去，帶一本我們就少一本，怕以後來聽經的人沒有經本用，這是要請諸位特別原諒的。將來諸位再發心的話，我們重新再印，原來的底本我們還保留在。

三分的分法，在「序分」裡面又分為兩大部分，一個叫通序，一個叫別序。通序是說一切經都相同的，每一部經展開來都是一樣有這個字樣；別序是敘說這一部經的發起與其他的經不相同。從「如是我聞」到「與大眾俱」，這幾句的字樣一切經的開端統統都有，所以叫通序。別序是說明佛每一次說法的因緣，佛不會無緣無故的說法，說法一定有因緣。譬如這部經的緣起是由於阿難尊者遭摩登伽女之難，佛才提獎阿難，把阿難跟摩登伽兩個人都找來，勸勉他們，換句話說，是專門對他們兩個人來說的。當時在會的大眾都是旁聽的人，他們兩個人才是這一次法會的當機者。經裡面有很長一段的文字敘說楞嚴法會的緣起，這個緣起跟其他經的緣起不一樣，所以別在當會，與其他的不一樣，這個都包括在序分裡。

第二大部分叫「正宗分」。宗是宗要，就是一部經裡面主要的部分，也就是正說，一部經最重要的義理都在這一部分開顯。在本經裡面，阿難尊者見到佛之後，「頂禮悲泣」以下，經文很長。在大的段落裡面來說，正宗分第一個大段落，古人所謂「七處徵心」，交光大師的科判是「七番破處」，兩種講法都講得通。我們不必

固執，兩種講法都行，講徵心也行，講破處也行，說法雖然不同，意思上相差無幾。接著「十番顯見」，分別真妄，會歸萬法，歸如來藏。以後，宣說「楞嚴神咒」，遠離魔事。不但阿難跟摩登伽開悟證果了，當時在會的大眾都能斷惑證真。一直到第十卷，佛再拈起真修行人在菩提道中必然會遭遇到的障礙，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魔障，這個魔障不是說偶爾遭遇，是必然遭遇到的，佛在本經的後半部將這些事情給我們說出來。「五十種陰魔」是釋迦牟尼佛無問自說，真正是慈悲到了極處。魔現前不怕，怕的是我們不認識他，認識他了，魔就不能害我們，不但不能害我們，魔還可以幫助我們修證；如果你不認識他是個魔，這個事情就麻煩，我們會吃虧上當，會受他的害。這是佛大慈大悲給我們詳細的辨別出，教我們學佛的人深深的知道確有菩提涅槃，對於三界依正莊嚴才真正能放下。這些都是這部經裡面的正說，所以叫做正宗分。

「流通分」，流是流布、展開的意思，通是通達而沒有障礙。正說完了，這部經裡面所講的道理，所教給我們的方法，每一個佛弟子都有責任去宣傳，這樣才能夠使廣大的眾生，不但是在當時，還要流傳到後世，目的是教一切眾生斷惑證真，教一切眾生成佛作祖，人人都能夠獲得廣大的利益。第十卷的最末尾，我們這個經本最後的半頁，是屬於流通分，從「阿難，若復有人，遍滿十方所有虛空，盈滿七寶，持以奉上微塵諸佛」，到「作禮而去」，這段經文是較量受持這一部經的功德，勸勉讚歎讀誦流傳無盡，所以叫做流通分。這是這一部經裡面三個大段落。大段裡面還有中段，中段裡面還有小段，所謂二十二重科判，將這部經詳加分析，把它的章法結構分析得清清楚楚。由章法結構就能看到這部經思想的精密，說理、說事有條不紊，這在文章裡面實在堪稱為第一流的文章。

『如是』這兩個字，簡單的說是「指法」的意思，通指十卷經

文，我們現在說一冊，就是這一本的文義而言，也是「信順」的意思。古人著述裡常說：如是之法，是我聞佛親自宣說的，所以叫如是。『我』是阿難尊者的自稱，經藏是阿難尊者結集的，所以在六種成就裡面講，它是屬於信成就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，「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」。信是入德之門，不信就不能入，沒有智慧就不能度。信是開始，智是終極。

怎樣叫信？信必須言要如理、要如事，所以佛語叫「如語者」。如語者是從信上說的，事實是什麼樣子，佛就說什麼樣子，絕不加一點，也不減一點，所說出來的與事實完全相符合，這才能叫做信成就。所謂「如是」，是說事情就是這個樣子，這個叫信。不信就是事不如是，言說與事實有出入，不相符合，那就不如是。如果在理論上，言詞不違理論，師資道成；言語與理體要是相違背，師資之道就不合，在教學上講，收不到預期的效果。所以信之一字在一切行門之首，換句話說，八萬四千法門，信是基礎，所以「以信為先」，這是普通的說法。

在佛法裡面講「如是」這兩個意思，佛說的理論、佛教我們修行的方法，一定要符合實相理體，才能稱得上如是，這個意思就高了。實相理體怎麼講法？真難講，講出來了也不好懂。本經前面三卷半的經文，一直到第四卷的上半部，就是講的實相，以後到經中慢慢再體會去。要套一句俗話來講，就是今人所講的真理，真理是永遠不變，不變就叫做「如」；真理決定不是虛妄的，不虛妄就叫做「是」。這個理在哪裡顯現？佛在一切大乘經裡面開示我們，就是現前一念心的本體。現前一念心我們不難體會，但是現前一念心的理體不容易體會。我們能夠體會到的是現前一念心的心相，或者這一念心的作用，雖有體會也不很深，但是不難體會。我現前心裡動個念，自己曉得有個念頭，既有個念頭，那個念頭是什麼樣子的

也能曉得。我想一個人、想一樁事，那個人的樣子、那個事的樣子就浮在心相上，所以說不難體會，這個體會是體會得很淺，沒有深度，可是那個心的理體就不容易體會。而大乘佛法裡所注重的就是一念心的理體，「理體」在佛學名詞上叫自性，或者叫本性。一切大乘經都不離開自性，說理論、說方法都是以自性為目標，無論是長說短說、深說淺說都不離自性，所以一切經的開端，「如是我聞」，有「如是」這兩個字樣。

大經文字長，說得比較多，說得詳細一點；小部裡面文字短，說得簡要。除了簡繁之外，在義理淺深上都是一樣的，就是一個說得詳細，一個說得簡略而已，除此之外可以說無二無別。本來我們講堂建立之後，為了接引本地區新同修，我們選一、二種小部經來講。也許是我們大樓沒有完工的關係，本地學佛的同修很少到我們道場來，這也是因緣還沒成熟，慢慢的去等待。緣沒有成熟，我們就不妨研究幾部大經，對於老同修有很大的受用。所以我們決定在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講完之後，我們選《金剛經》來講，這與我們現在性宗的東西都可以連得起來。星期天的《六祖壇經》，星期六晚上的《楞嚴》，以及《華嚴》、《彌陀經疏鈔》，這些經的理論與修法都能夠扣得起來。我們有個二、三年薰習的時間，不怕沒有成就。機緣非常難得，希望我們大家好好的把握住，在最短的期間當中我們求明心見性，我們念佛希望念得理一心不亂，我們就得大自在。

「如是」兩個字要就本經來說，經文雖然我們沒有讀到，經題裡面已經將大意介紹出來。首楞嚴的意思是一切究竟堅固，這是「如」的意思，遠離一切斷常邪見是「是」的意思，這是我們本經所講的。還有像經裡面所講的，一切諸法本無生滅皆如來藏，這是「如」的意思。這一段的開示太好了，將來講到經文，希望同修們要

好好的注意到。經文長，當然不是短時期會講得到，可是我們現在講的經都有連帶關係。星期天的《六祖壇經》跟《楞嚴經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。《壇經》裡面所講的那些道理可以說是《楞嚴》的精華，可以互相轉註，拿《壇經》來做《楞嚴》的註解，拿《楞嚴經》來做《壇經》的註解，不難開悟。尤其我們這次看到曹溪原本，你跟一般經本比較比較，你就看出來了，連丁福保的《壇經箋註》裡面都錯誤好多，十大段的標題意思就錯了，這就像一般作文文不對題，怎麼能把六祖的意思顯示給我們看？

這一次我們隨著開幕謝函，每一位同修我們都贈送一冊，謝函也附帶著我們開幕的收入、支出的徵信，同時我們現在新的課程時間表都在裡面，希望同修們自己不要錯過這個寶貴的時間。同時要是有親戚朋友學佛的，或者對於《壇經》有興趣的，可以在星期天這個時間到我們道場來一同研究。必須要真正的用功夫，參究一切諸法本無生滅的道理。在本經裡面說，一切諸法皆如來藏，這是「如」的意思；佛又告訴我們，「離一切相即一切法」，這是「是」的意思，這是宗本經來解釋如是兩個字，這是信成就。

『我聞』，我聞是聞成就。「我」這個字，是阿難尊者的自稱。佛法，尤其在大乘佛法裡面，沒有我執，小乘須陀洹就破我見，楞嚴會上難道還有我執的人？當然沒有，沒有而稱「我」，這是隨順世間人的稱法，為了說話方便起見。凡夫執著這個身是我，阿難曉得這個身無我，但是隨順眾生也說這個身是我，隨順眾生而說的。雖然隨順，違不違背真理？不違背。如果違背真理隨順眾生，那個不是佛法裡面講的隨順，那是迷惑顛倒。雖然恆順眾生，絕不違自性的體用。

佛在大經裡面講「八自在我」，所以「我」是大自在的意思。像佛有大神力、有大智慧，所以才能夠隨心應量，《楞嚴經》裡面



講的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像《普門品》裡面所講的，應以什麼身得度，佛就現什麼樣的身相。早晨講《華嚴》的時候也跟諸位說過，佛的自在不可思議。我們這個身相在這一期的生命當中是個定了型的，不能隨眾生心。諸位在佛門裡面常聽到一句話，「佛以一音而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，這是我們的常識沒有辦法想像得到的。佛在講台上說法，中國人聽是講的中國話，日本人聽是講的日本話，英國人聽是講的英國話。佛到底講哪一國話？佛是哪一國話也沒講，哪一國的人聽都是他本國的話，妙！這叫大自在，沒有到這種程度都不叫做自在。這是我們常聽的。《華嚴》裡面還跟我們說，佛的身相也是自在的。中國人看佛，佛是中國人的樣子，很親切，佛的樣子是像我們中國人；日本人看佛，佛長得很像日本人；非洲的黑人看到，佛是黑人。佛同樣坐在那個地方，把各國的人都集中起來叫他們看看，佛像哪一國的人？都像是我們自己本國人，實在是妙極了，這個叫做自在，這才真正叫做《華嚴經》裡面講的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。我們做不到，如果不是佛跟我們說，大概我們連作夢也沒想到，哪有這種奇妙的事情！

實在講，你要把道理明白了就不難懂，我們所以不能夠變，我們用的是妄心，我們有分別、有執著，所以不能夠隨機應變。佛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而隨順一切眾生的分別執著，所以佛現的相是現而不現、不現而現；佛的音聲也是如此，無說而說、說而無說，這才得大自在，這在佛法理論上絕對講得通。理論上通達，如果我們認真的學習，我們也能夠辦得到。所以佛在大經一開端，他老人家就說得很清楚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並不是說他獨有，我們沒有，佛不是這麼說的，佛說我們大家人人都有，為什麼這個德用不能現前？兩種障礙，一個妄想、一個執著，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。諸佛菩薩千言萬語說明這個道理，勸我們不要

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妄想分別執著斷了，諸佛菩薩這種境界就現前，這叫做「自在我」，也是經裡面常講的，見了性以後，轉識成智，確實有「常樂我淨」這四種德，沒有見性的人絕對沒有這四個字，見了性才看到常樂我淨，所以說是見了道之後的人有真我。這個地方「如是我聞」，我們凡夫概念裡面是假我，聖者們概念當中是真我，同樣是稱「我」，又增加兩種不同的意思在。

佛在經典裡面說明「常樂我淨」有個簡單的講法，在這個地方也簡略的把它介紹出來。所謂「常」是永遠不會變改的意思，這叫做常。我們同修們細細的想一想，這個世間一切萬法哪一樣東西不改變？除了虛空以外，都在改變。動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異滅，礦物有成住壞空，沒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，既然會變，所以叫無常，萬法無常。虛空會不會變？虛空會變，我們不知道，我們沒有辦法覺察到虛空會變。萬物會變，無常，我們能覺察得到，虛空無常我們覺察不到。佛告訴我們虛空還是生滅法，何況虛空裡面所含藏的萬法！

「樂」怎麼講法？樂是指沒有生死苦，才叫做樂。生死之苦，佛跟我們講有兩種，兩種裡面我們實在是太粗心，只注意到一種，而沒有注意到另外一種，只注意到那個粗的現象，沒有注意到微細相。死就是個生滅，是個生滅法。要曉得那個死，我們每天都在死，都處在生死之中，這叫做變易生死。諸位要曉得，人會衰老，一年比一年衰老，豈但是一年，一月比一月衰老；再微細觀察，一天比一天衰老，一剎那比一剎那衰老，幾個人覺悟到？一般人的覺悟，一年一年他還不覺悟，十年這一個階段會覺悟了，我這個身體不及十年前。實在講絕不是十年突然之間一個變化，不是的，天天在變化，換句話說，天天在老，天天接近死亡。一切眾生可以說沒有例外的，從出生那天起一直就向墳墓裡直走，絕不轉彎，精進得不

得了，停一停他都不肯停。幹別的事情肯停，往死亡這條道路上精進不懈怠，這是真實話。你要能夠觀察到這一點，你對於這個世間一切法貪染的心自然就淡了。為什麼？天天往墳墓裡面跑，一天比一天接近，到最後世間法裡頭一樣東西都帶不走，沾染到一身的罪業，那又何苦？所以悟了，世法裡頭沒有樂只有苦。說到這個地方，許多對於佛法是半通不通之人，斷章取義之人，聽了這一段、看了這一段，「佛教不要去學它，消極」。剛才講佛教裡頭有真正的常樂我淨，那不就是積極的嗎？現在說的是我們世間相，確實是如此，事實是這樣的，怎能說是消極？

什麼叫做「淨」？身上洗得乾乾淨淨、衣服穿得乾乾淨淨叫淨嗎？環境整理得乾乾淨淨？不叫淨。真正的淨，心裡面沒有煩惱、沒有妄念，這才叫清淨。心清淨了，境界就清淨，相隨心轉。煩惱、無明斷盡，這才叫得到清淨。這個意思與我們修淨土的人關係非常密切，經上明白的告訴我們「心淨則土淨」，心不清淨不能取淨土。修淨土的人必須斷煩惱，必須破迷惑，破迷需要智慧，斷煩惱需要定功，所以修定、修慧其目的是達到清淨心，心清淨與淨土自然感應道交，這是淨的意思。

「我」，佛法對於我的定義是指自在，自由自在才叫我。所謂「八自在」，佛給自在說為八種，第一、「一個身能變多身」，這個自在。我們現在常常看到分身乏術，不自在。下一個星期高雄那邊請我去講經，我要去十天，我不能分個身去。這裡也講，那裡分個身到高雄去，那我就自在了，辦不到。第二、「以一身遍滿大千世界」，現大身，我們也做不到。第三個自在，「飛行自在」。我們現在到哪個地方去，要坐車、要坐船、要坐飛機，耽誤好多時間。諸佛菩薩得到自在我，念頭想到哪裡身就在哪裡，不必那些交通工具，用不著那麼麻煩，念頭一想，人身就到了，這個自在。第四

、「隨類化身」。同一個地處，不是變化每一個自己的分身，不是的，隨類化身。人中有我人身在，畜生裡面有我一個畜生身在，六道裡面道道都有身，都在一起，在一個地區同時同處現六道之身為六道眾生同時說法。第五、「諸根互用」。我們現在眼能見、耳能聽，耳不能見、眼不能聽。佛菩薩是六根互用，眼睛可以見，鼻子也可以見，耳朵也可以見，耳朵會聽，頭頂也會聽，六根互用，每一根都有六種作用。這些我們看到好像都是不可思議，似乎都是神話，實在講，在理上講是講得通，有理論的依據，我們自己有障礙，不能達到。佛給我們說這是一切眾生的本能，本來就有這個能力。第六、「得一切法如無法想」，雖得一切法，心地清淨，絲毫不染。第七、「說一句偈的意思無量無邊」，有這種能力。一句偈是最少的，四句，經裡面任何經本四句話，要把這個意思完全說出來，無量劫都說不完。我們初學講經的人最大的痛苦，就是經本一打開無話可說。早年大專講座剛剛開始的時候，我在台中，那個時候老師講「十四表」，講完之後下了課，利用課餘的時間我給他們溫習，叫他們每一個同學站起來把老師所講的複講一遍。老師講的一講差不多用一個半小時，他們的能力從頭到尾一遍講下來需要多少時間？講得最長的是五分鐘，講得最快的不到一分鐘一表就講完，那個時候的大學生。講得最快的怎麼講？照表念念就完了，那當然不要一分鐘就念完，無話可說。四句的意思無量劫都講不完，這是見理之深才有這種殊勝的能力。第八、「身遍滿一切處猶如虛空」。要說一個身體輕，還說得多餘，還說得過分。具足這八種才叫做大自在。

我們每天念《心經》，開頭一句話，「觀自在菩薩」，觀自在菩薩就得這八種自在。八種自在是果，他怎樣得來？有修因，他用什麼方法修？上面那個「觀」就是修行的方法，觀是觀照般若，在

一切法裡面他能夠用觀照的修法，所以他得大自在。我們對於佛講的這個八種自在羨不羨慕？非常的羨慕。怎麼個觀照法？《楞嚴經》裡面「捨識用根」就是觀照般若，我們就得自在。那就是說，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，要以六根根性去接觸，不能用六識去接觸。用六識不自在，常樂我淨這四個意思統統沒有。如果我們用根中之性去接觸外面六塵境界，常樂我淨這四個意思統統具足。所以聞，我們要用聞性去聞聲性，怎麼不開悟？當然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我們眼見色，要用見性去見色性，不要用眼識去見色塵。眼識是暗的，色塵也是暗的，不會放光明，永遠是愚、是迷、是暗。如果能夠換一換，用見性見色性，見性、色性都是覺，都是光明的，所以才能夠得大自在。佛在《楞嚴經》裡面就是說明這個理論，教給我們這個方法。這個理論要是得到，方法會用了，我們跟觀世音菩薩沒有兩樣。觀世音菩薩用這個方法，《心經》裡面「觀自在」，觀自在就是觀世音。「觀自在」是說他自己的成就，他是以觀照般若證得大自在；「觀世音」是另外一個稱號，是講他利益眾生、度化眾生上建立的，所謂是尋聲救苦，大慈大悲。從自己成就這一方面，他的名字叫觀自在；從利益眾生、普度眾生這一方面來講，我們尊他叫觀世音，兩個名號是一個人，也就是一個名號是從自行上建立，一個名號是從化他上建立。

這叫我。阿難稱「我」，與「八自在我」不相違背。雖然恆順眾生，又不違背法性理體，這才叫隨順。恆順眾生，違背了法性理體，這不叫隨順，那叫墮落、退轉。隨順是精進的，不是退轉的，隨順是向上的，不是墮落的，我們要懂這個道理，所以不可以把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誤解、錯用。這就是經上在在所說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不能解」，往往我們錯解了意思，錯用了功夫。

「聞」，在此地是親自聽到的叫聞，不是輾轉的傳聞。文殊菩

薩揀選圓通裡面告訴我們，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，所以世出世間的導師都是以音聲為教體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四十九年說法利生，孔老夫子教學也是以音聲做教體。夫子沒有著書，沒有留文字給我們，述而不作。《論語》是老夫子過去之後，學生把它記錄下來的，所以孔老夫子教學的教體跟釋迦牟尼佛所用的音聲教體是不謀而合。這是講到「我聞」。這個裡面還有疑惑，疑惑在哪個地方？釋迦牟尼佛成道那天起就開始說法利生，但釋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阿難才出世，阿難尊者稱「如是我聞」，釋迦牟尼佛一生所講的法他都聽到了嗎？都聽到了。怎麼聽到的？這個問題下次再給諸位解答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